

缓慢行走。“再见”这一告别语的前身。

汉语文学的源头《诗经》《古诗十九首》，大抵上可以概括为“昔我往矣”和“与君生别离”——“往”，“别离”，成为文人抒情与叙事最具有痛感的主题。

别离之际，叮嘱远行者“慢走”，含悲意，存深情，须以长亭短亭为背景、折柳赠柳为道具。显然，这是古典中国。来访者步行、乘舟、骑驴，悠悠去，不开私家车、乘火车、坐飞机。

尤其在南方。“声声慢”“扬州慢”“雨中花慢”，这些词牌，佐证南方古典生活的缓慢。苏轼自汴京被贬谪惠州、黄州、儋州，弟弟苏辙反复送他，一送就是三四月或半年。到了千里外某地，苏轼再转身送苏辙北归，又半月或两个月过去了。人间有这样缓慢的别离，再怎样逼仄冷酷，也能赓续暖意和心力。在驿站里，苏轼为途中的弟弟写出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

慢走

汗漫

时有。缓慢相逢与别离，使古人生活细腻而幽静。少年情书，靠鱼雁来传递，比手机内即写即删的当代情话，持久、动人。在最深情的时候，慢下来，是前人内心绚烂的秘诀，也是写出好文章的不二法门。“南方是一匹马，正以露珠和缓慢的树木加冕。”曼鲁达的秘鲁南方，与苏轼和我的中国南方，风和景、气氛与心律，融通不二。

当下，是一个万事万物都在换挡提速的新时代。如果对一个开跑车的友人挥手说：“慢走。”那家伙会怒吼：“想让我一路红灯、堵车、抛锚啊？这是什么时代？速度的时代！慢走就会被机遇和财富淘汰、删除——快，换一个词来与我告别，你这个落伍的家伙！”

快的，是男女间的情感。一见钟情，了结皮肤的焦灼和空乏，起身走出旅馆，才回头苦苦求证彼此关系的逻辑和前景。快的，也是才子们的紧迫感。第一年写作，第二年挤进评论家视野，第三年获得某某文学奖进入当代文学史某一章节，如此速成的“天才”，屡屡可见。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反复推着敲着月下僧舍之门，这些古代书生，一概是今人不齿不屑的愚人。

快的，是成就感。一系列的酒会、新闻发布会、理论研讨会、论坛，都可见到赶场子的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、画家、学者、教授，反复相遇并致意：“你好你好！再见再见！”半个月或半小时之后，果然将“再见”兑现现在另一个酒会、新书发布会、理论研讨会、论坛上。重要的不是说什么，重要的是说，依赖出镜密度和速度证明：“我在场。我阐释。我永恒。”

快的，是不安的预感。“以前的人死于亲人的怀抱，今天的人死于高速公路。”索尔·贝娄如是说。这位美国小说家一九七六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二〇〇五年在马萨诸塞州

有些人生，能饱尝凄风苦雨而演绎成为寓言；有些景观，能历经沧海桑田而屹立成为丰碑。

这些景观并非由岁月涤荡，而是成事在人。非洲大陆最南端的“彩虹之国”便高耸着一座丰碑式景观。最佳观景点，非罗本岛莫属。

罗本岛位于南非西海岸桌湾。植被稀疏，兽迹罕至；近岸乱礁嶙峋，浅海沉载暗伏。这座自古适宜囚犯与患者禁闭的岛屿，流放于囚犯的反种族隔离斗士将之钉上历史耻辱柱。

满眼凄怆，遍地荒芜，极端生存环境何以悦目娱心？代号46664的囚徒在此煎熬18年之久。以不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为前提，南非当局屡次图谋将其驱逐出境。“哪里是世界？这里就是我的世界，没有平等自由，我永远不会离开南非。”46664誓将牢底坐穿。

坐牢，遂成精神炼狱，一条漫漫自由路。以“漫漫自由路”为自传书名，46664的壮举遂饮誉全球。

46664是曼德拉的囚号，姓名消隐殆尽，冰冷的数字取代鲜活

的个体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好莱坞2009年出品了一部再现曼德

拉重塑南非的影片，根据原著《与敌共舞》改编，取名《成事在人》。曼德拉深谙，囚禁他的并非白人狱卒，恰如他为臭名昭著的1963年利沃尼亚审判留下的经典辩词：“我斗争的对象，既是白人统治，也是黑人统治。”由此注定，这场战斗始于种族和解而终于世界大同。曼德拉便自学Afrikaans（南非白人通用的荷兰语），甚而通过六级考试。借以白人统治者语言之力，曼德拉摧枯拉朽般地推倒了种族森严的高墙。

囚犯的天空，奥斯卡·王尔德赋予“蓝色帐篷”的诗意。视碧空为幕墙，以蓝海作舞台。被强制改造的曼德拉矢志把这座“死亡之岛”改造成为一叶“活力之舟”。于狱友与狱卒，罗本岛俨然一所“曼德拉大学”。

1990年2月11日午后，烈日灼灼，热浪滚滚。曼德拉告别27年半的监禁，阔步走出牢狱，右拳高举，斗志昂扬，壮心不已，且把白人孩童紧抱于怀。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“当我走出囚室，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

后，那么，我其实仍在狱中。”黑人用科萨语，白人以Afrikaans，齐声高呼“玛蒂巴！玛蒂巴（南非土著语，意为慈祥老爷爷）！”

黑与白，五彩调色板的底色，一旦交融，便幻化为一抹彩虹，装点非洲人民的憧憬。这片天涯海角，地理大发现冠以“好望角”之名，意味深长。

好望角的断章

俞可

好望角，意为可眺望美好希望之岬角。46664即希望之符。因见证“民主和自由战胜压迫和种族主义”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把罗本岛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；因弘扬服务全人类的奉献精神，2009年第64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8日即曼德拉生辰设为“曼德拉国际日”；在2010上海世博会南非国家馆外墙，绽放的是曼德拉那张超越时空的笑颜；2018年曼德拉百年诞辰之际，南非旅游局启动“玛蒂巴之旅——100种方式寻找你心中的玛蒂巴”，首站便引向罗本岛，在此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甚至把曼德拉精神写入宣言，将曼德拉右拳高举这一标志性姿态



搬上会标……从46664到玛蒂巴直至迷倒流行乐天王杰克逊、脱口秀女王奥普拉、超级球星贝克汉姆和C罗、影视巨星史泰龙等“众神”之“神”。生动体现联合国最崇高价值的“世界公民楷模”曼德拉，其精神亦照亮千里之外就选洛杉矶西方学院的奥巴马。2013年12月5日，惊闻曼德拉辞世之噩耗，身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慨然道出：“若无曼德拉作为榜样，我几乎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是怎样。”没有曼德拉，何来奥巴马？曼德拉以整个生命书写人生寓言并雕琢人文景观。“你的故事也许会插上翅膀，飞抵远方，成为其他民族的财富。这一切，你根本无法阻止。”《马迪巴的魔法》，曼德拉把自己最喜爱的非洲寓言集为精粹，在序言中如是写道。

稍予更改下之琳诗篇《断章》：你站在好望角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洋彼岸看你。彩虹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全人类的梦。好望角的断章，曼德拉的寓言，玛蒂巴的魔法。

我生百事常随缘

（书法） 陆康



家中，以高龄辞世。是妻子和女儿而不是高速公路，怀抱着他，死亡的速度没那么快，就很像一个从前的死者了，安详而平和。在长篇小说《赫索格》《洪堡的礼物》里，他描绘了种种沉浸于快感的人——“心在扩张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渴望，有些像服用过量咖啡因的那种症状”。我也是“那种症状”在身的人？

大地上一切都在提速，是现代、后现代接踵而来的命运？

提速的火车轨道附近，庄稼开始在塑料大棚的蒙蔽和化肥催逼下，缩短生长周期，摆脱阴霜控制。“贫穷而倾听着风声就是好的”，勃莱的这一诗句，穷人并不认同，挤上火车、闯进城市，在车间流水线上获得与产品流速相一致的节奏，将黯淡身影混同于机器的灰。马路对面，一个假肢制造厂，冷静等待某个工人蓦然发出号叫声。妇产科医院里，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遴选出色别合意、体态健康的新生儿，穿越一个代孕者而非

母亲的躯体，呱呱坠地……偷伐森林的人，把笨拙的小斧头扔进溪水，让电锯激情难抑地扑倒一棵棵大树。化工厂老板把污水出口，暗藏于河流偏僻处，使下游的植物、鸟叫迅速枯萎，癌症发病率提升。小煤矿内蠢蠢欲动的瓦斯，爆炸成晚间新闻。若干失踪的矿工，永远消失在阳光下慢走的影子，成为大地深处的一缕隐痛。雾霾笼罩，依赖于北风吹袭……

谁慢下来，就颓废、失败、不思进取。孔子说：“无友不如己者。”塞林格说：“不要和提旧皮箱的人同行。”二人真是跨越时空和种族的知音。不过，塞林格会嫌孔子的马车速度太慢、衣服太破旧；显然，缓慢的人，不宜与迅速的人同行。

“速度是出神的形式，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类的礼物。步行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，身上总有自己存在。”这段话，出自昆德拉的小说《慢》，可用来安慰缓慢的步行者。不知道，我身上是否总有自己存

在？我的确是缓慢的人：思维迟钝，目光短浅，说话结巴，晚婚晚育，背离了“更快更高更强”的奥林匹克精神，走在更缓慢、更低矮、更软弱的路上。把“慢走”留给自己以及所热爱的事物，是合适的——慢走，阳光、云朵、流水、灯火；慢走，夏秋时节草从

中的蚱蜢、蟋蟀、蜻蜓、风声；慢走，交响曲第二乐章的慢板，比其他乐章更痛楚、深情；慢走，亲人与爱人的容颜和手温；慢走，曾经让我安心或不安心、旧信、老地方——日渐衰竭的我，对再



龙珠茶香

戴荣里

余很少喝品种繁多的茶，我不辨茶的好孬，也无收藏家的藏富心理，家里一般不存茶。有友董玲女士，家在广西六堡，家中产茶、制茶，有时邮寄些稀罕茶品让我品尝，每喝董女士赐茶，就会脑洞大开一次。六堡茶属于黑茶，黑茶看上去没有翠绿的美感，却有厚重的历史沧桑印象。吃是人的第一欲望，因吃而开启的人类智慧，各个朝代都有。美味佳肴之构成，实在是因吃者的聪慧聚成。六堡茶的种类繁多，其中有别于外地茶品的，是一种叫“龙珠茶”的茶。朋友对茶之形而上学的东西研究多些，断言此物不是茶，泡之却如茶，喝之也有茶感。各位看官，“龙珠茶”到底为何物啊？百度一番，方知这龙珠茶乃为虫屎也，细研之，乃虫子吃了茶叶的排泄物是也。外国人喜欢喝猫屎咖啡，中国人也有虫屎茶对之。天下人的饮食偏好，重在形而上之味，不在形而下之来源，想想

也挺好笑。再查这“龙珠茶”的来历，乃彼时受官府逼迫，苗瑶边民逃至山中，见茶叶被虫子咬得七零八落，将茶叶之残叶及颗粒状物品收拢来泡水喝，却有茶之浓郁味道，且入口软润。茶被虫吃，人再吃被虫子消化过的茶叶粒，虫子对茶的发酵，是在自己肚子里，有蚕吃桑叶的过程，又如猫吞咖啡。苗、瑶边民喝着好喝，又发现乃虫子遗物，遂将茶叶与虫子放置在一起，将虫子吃茶遗矢之颗粒收罗起来，晾干做饮料，又为了避讳此物乃虫子吐拉之，将此物命名为“龙珠茶”，龙珠取其形，细小颗粒，当如一颗颗黑龙珠也，观之不会往动物上想；一个茶字，就将此物定性，实乃使黑色颗粒摇身一变而列为佳品。后有精细者，用仪器测之，龙珠茶含十几种氨基酸，还能治胃病、风湿、内外痔之类，不知真假。此物被茶人吹捧，一路攀升，堪与黄金比价。非茶而终为上茶，实乃茶界奇观。我多少感觉，这里面有点茶人造茶的思想。犹如某茶一饼，竟要价几十万元。人类自己造神自我束缚，奈何别物不得。

喝过龙珠茶两次，龙珠沉底，粒粒可见虫之努力，泡之不见圆润冲散；喝之，却也感清香满口，没有半点腌臢之感，六堡茶人曰：“此茶去火功能奇效。”在瑞典，吃过当地名菜“撒撒”，乃为胃内之物，未敢下箸。此茶敢喝之，一则颗粒尚小，又为虫之吐纳之物，能脏到哪里去？何况，一个尚好的名字“龙珠茶”，便将那物改换了性质。在人人好名的今天，能有此物润喉，方有雅士之怀也。想想也就释然了。

董女士说，六堡茶还有一款葫芦茶，是将葫芦挖空，内置鲜嫩茶叶，烘干再晾干，也很好喝。不知何味，茶人喝茶，求其大，又再求其小。生生把茶蹂躏成各种人之审美形状，也不知是人类的创造和异化。

所幸，我是茶界外人，喝茶也就是图个新鲜。这龙珠茶却也让我感觉到天下竟有如此妙品之屎，有人骂我吃屎，我也就释然了。因为，我的确吃过屎，那美其名曰“龙珠茶”的屎。

说彼此有缘结为师徒，是上天注定我们存在在一起，所以就写了“存天阁”。这便是“存天阁”的由来。父亲很珍视，将这幅牌匾一直挂在上海美专，直到解放以后院系调整才拿回家。他又请五个籍先生刻了一方“存天阁”的章，常常用。

“艺海堂”这个斋号伴随着我父亲的生活和艺术浮沉。父亲原名刘季芳，因为家中排行老九，是最小的儿子，所以也叫刘九。他到了上海以后，因

刘海粟：三个斋号贯穿一生

刘蟾

为喜爱苏东坡的诗词，就取了他名句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中的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。父亲说艺海无涯，他不过是小小一粟。“艺海堂”还有块匾，是叶恭綽先生题的，挂在我们家的大堂里。我小时候常能看到父亲与五湖四海的朋友，包括学生，在“艺海”里谈人生谈艺术。这幅字既包含了他自己的名字，又代表了一种地位和圈子。父亲的朋友们也套用学海无涯，说这是“艺海无涯”，有一种包容的态度在里面。其实是这样的，从他个人的绘画风格，到他希望用艺术的真善美唤醒混乱中的老百姓，而非局限于文人雅客，到

与当时所谓的“保皇派”康有为的交游，再到他办学时提倡广泛学习后再追求自己钟意的画法，方方面面，确实能看出他在艺术上是很有包容的。

最后，“静远堂”是我父亲延续家乡的一个斋号。他的画作落款多见一方长章“静远堂”，这是他用以纪念家乡常州的。总体而言，我父亲的这三个斋号对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不像有的名家使用斋号有明显的阶段性。印章亦是如此，比较随意，哪方印章要打在什么类型的画上的规矩，于他是没有的。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盖，只考虑如何配合整个图案，要融合。

“存天阁”“艺海堂”和“静远堂”这三个斋号贯穿了我父亲的一生，从少年背井离乡，到创立上海美专，再到与康先生结为师徒，代表着我父亲生活工作的三个场景。现在，我延续了父亲的斋号，平时常用“存天阁”，有时用“艺海堂”，也是想把斋号中蕴含的文化艺术精神传承下来，成为一种文化记忆。（文字整理：王亮）

十日谈

斋号的故事 责编：吴南瑶

祖父黄宾虹在常用印中自名“黄山山人”，现在讲他九上黄山，实际上不止。